御製

御製續自省編序

噫夫人之參爲三才有仁義禮智之性也嗚呼聖人純然天理萬善足焉吁嗟衆人汩於物慾乃頽其綱

可勝惜哉以予涼德加以
晚學既無格致之工又無
修齊之效每一循省只自
恧焉而悠悠此心惟在
宗國故年五十有三特述一

編名曰自省倏忽之間已
過十三載攷諸獻為書自
書我自我也尋常悚焉于
令望七誠孝淺薄
仙馭莫攀三年已訖

祔禮消吉莫逮之懷追慕之
心交切于中意月半且至
尤不能耐欲伸情禮
上食已撤觸事興感此心憧
憧欲睡不能蹶然而起慷

慨太息人有問於予曰何
爲慷慨何爲太息予荅曰
思曾子誰爲孝誰爲悌之
言今雖欲孝焉可能也雖
欲悌亦焉可能也嗟乎原

編首製之文其能踐乎否
乎興惟及此追慕一倍是
予所以慷慨者也述編維
何意在裕昆而一篇言教
其何垂訓此寔負

陟降也此自欺其心也是予
所以太息者也問者唯唯
于時報漏已盡東方向曙
仍召儒臣命讀心鑑作此
續編原編已有內篇外篇

故今又略述平生所自勉者史牒所鑒戒者分爲二篇使後之覽此者憫予心而諒予意焉

歲己卯孟夏上澣

頃年一蘧臣勸予作續
編予笑荅曰以予心氣
復何爲哉豈意年今六
十有六回慨作此乎誠
是料外誠是料外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

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臣具允

鈺奉

敎書

御製續自省編

明政殿編輯

內篇

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心乃修己之本修己卽爲治之要原編旣云而其於修己已無實踐今作續編益切愧恧曷不猛惕戒我靈臺

噫予今續成此編專由追慕噫敬　天愛民卽一篇宗旨昔年敬　天之誠愛民之德

自幼至長仰觀熟矣臨御卅載無一繼志
無一述事而述編之後其又十餘載亦無
躬踐之實每對其編不覺靦然雖然於
天必敬於民必愛粗知此義吁嗟此心
陟降俯燭彼蒼下臨弁于編首自勉靈臺
噫人之爲人孝悌而已而不能盡孝不能盡
悌七年侍湯　龍髯莫攀浹月嘗藥　慈
顏永辭　金殿承歡今復何及　長樂問
寢亦復何得嗚呼戊戌既哀庚子又孤而

其所仰恃惟我　慈聖從今以後復何瞻
依嗚呼人孰無兄弟原編已諭而予之受
恩　皇兄逌牒罕聞莫報河海之德只誦
常棣之章惟我　皇兄雖照此心亙中愴
懷其孰知之嗚呼以此觀之其曰孝乎悌
乎少伸情禮惟在　享祀何敢曰衰益加
自勉
噫人子以親心爲己心世之爲人子者果皆
以親心爲己心乎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

未能也以孔子之大聖猶曰未能況中人以下乎嗚呼思昔日之荷　恩顧不肖之未能奚徒莫報其萬一噫予於二十歲以璿源錄奉安往沁都也　下問聯翩至於登樓望道及其回來也纔渡孔巖　御詩隨下第一句若曰喜爾回來已下船遲遲八日度如年噫八日之間　聖眷其猶若此庚子以後　恩諭莫承冥然食息今已四十載矣中夜興思不覺嗚咽噫近遇歲復

講由於興感暮年自強意在民國悠悠此
心陟降俯燭何敢少忽其當自勉
噫先妣有三 王子而伯季俱未過周歲
惟予在焉故予自孩提深荷 慈愛之恩
於一食一息 軫念罙篤壬辰以後辭
膝下而在邸也其所 眷顧夙宵不弛入
直摠府之日 饋饌聯續知予宿然後乃
寢焉惟我 慈聖深知于此戊戌起復而
入也朝夕之飯必審其所餘其後於衣於

食或有放忽者則輒 下教曰爾幼時居
養何如而若是忽焉嗚呼 育我之恩莫
報而戊戌春 調攝之時雖奉于邸方
在侍湯莫能若意侍藥旣哀之後纔過三
朔承 命起復朔望之外朝夕 祭奠不
能躬行自辛丑承儲不拜 宮園其亦多
年思之及此方寸若隕述原編之時心猶
不堪况此日乎然能體親心人子之道也
小心二字原編雖載今於續編若不悉錄

其曰孝乎噫癸酉 封爵之後一心不解
此我 兩聖后之所嘗歎服者而闕中之
人雖有稱道予之言亦不欲聞焉卽此一
事小心謹愼益可仰驗以予不肖雖莫
能遵承然而自少至老猶不至於太放忽
者亦 訓飭之攸曁也禁中卽多人之地
能愼口者少而承歡 龍樓之暇雖或有
聞覩者下休之時一不開口時或有聞問
于予曰其亦聞知否予對以果聞則喟然

曰若是愼口孰能知之 嘉歎之音尙猶
在耳故今雖衰耄猶恐此心之或弛其常
自勉

噫庚子夏五月纔闋服其翌月 龍馭莫攀
嗚呼壬寅忍過三年越二年甲辰 皇兄
禮陟古今天下豈有若予者而其惟上奉
兩東朝欲伸未盡之孝光明殿中永辭
皇嫂文政殿裏 神榻將撤瞻仰于何只
自號蒼嗚呼惟我 宣懿聖后義雖嫂叔

恩則母子況庚戌夏侍湯之時爲予開窓
納涼之　恩諭尚今思之心若隕墜噫以
事我之心奉我　皇兄原編既云以事貞
聖之心奉我　皇嫂之意亦在其中矣嗚
呼此心可質彼蒼續成是編深切此心豈
徒飭後益加自勉
噫一風一雨此心憧憧原編既云而是豈予
誠卽昔年仰覩者故雨暘不適予若焦心
則　慈聖謂予曰昔年過費　聖心卽爾

仰悶者何復若是予垂涕而對曰臣豈不
知而心在元元不能自已也 慈聖興感
不復諭焉若值經宿謁 陵之時則夜不
就 寢開窓觀象其往也必以日清 慰
予其回也亦以日清 示喜嗚呼此正知
我心者莫若父母也今雖欲復承 慈教
焉可得也嗚呼近因悶旱召問農民而仰
奏無路 慰音莫聞興惟及此方寸若隕
噫何敢曰衰不顧 愛恤之元元乎戒我

靈臺益加自勉

噫予本無能且以晩學有何誠正之工而于今白首猶不敢放忽者一則體我　朝家法之嚴一則受昔年小心之　訓雖欲放忽焉敢放忽是故在邸之時雖得休日冬而坐室夏而坐軒迎師之外未嘗下庭舊闕在左人皆入瞻亦不敢焉直于摠府也非承　召入侍之時中日往來之日則亦未嘗下庭後庭盤松自古稱之而步屧一

不及焉卽此而可見一動一靜之間不敢放忽也況遊畋無度人君之大戒豈敢以衰暮而少忽焉惟將此心其常自勉

噫酒色人君之大戒而酒已禁矣復何諭焉雖然聖王戒酒尚有酒池乎則猶恐此心之或懈此禁之或弛色則心氣俱衰其何道哉而古人豈不云乎男子五十色心不衰其在少壯尤所當戒雖然何可曰衰而只戒少壯者乎戒我靈臺益加自勉

噫若問大學治平之本當求於小學灑掃應
對之節以予晩學尚今記誦惟在小學而
書自我自其猶面墻既不能躬行亦何望
導率暮年自恐其常自勉
噫原編既諭一片此心惟在元元近者旱氣
忒甚頃日望 祭後此心憧憧時雨適下
有吾民庶幾之望仍自謂曰噫此乃 皇
天 陟降顧恤元元之致其所顧恤若是
勤摯而吁嗟凉德無一惠及民生民困竆

於蔀屋貪吏恣意其剝割是誰之愆實予
之過此寔負　皇天暨　陟降也其將何
顏拜　孝昭殿乎噫其若心常對越孜孜
元元初豈致旱此無他也由予衰耗政弛
而然也罙切悚懍益加自勉
噫堯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國初設欽敬閣置簡儀臺嗚呼敬字卽
一宗旨前聖後　聖其揆一也每誦敬字
不覺欽嘆此正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者也

近因彗星命官測候而予則曰予曰繪事後素日雖測候若不修德其何益哉觀今國勢雲觀雖報瑞星不可以爲瑞以此言之修德本也測候末也予本涼德旣無格天之誠今於衰耗尤何望哉罙切恧焉罙切恧焉益加自勉益加自勉

噫古人云創業難守成易或云守成難創業易予則曰創業守成其難一也因勝國之淪亾創艱難之基業戒逸豫而或隆能自

勵而中興若使時君克念創業之艱中興之難遏豫之心何萌于宴安之際自勵之意何忽乎晷刻之間噫士庶則雖不修德猶有士庶之名吁嗟人君 天命去人心怨欲爲匹夫焉可得也思之及此不覺毛竦而心寒噫一念之或存或舍聖狂判焉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予雖晩學粗知此義而非徒否德日益衰耗冞切懍惕心常自勉

噫人有問於予曰曽於頃歲勉靈臺而自強其果能勉乎哉予愀然而對曰予果負心予果負心奚徒負心寔負蒼蒼也嗚呼主人翁果能惺惺予豈有負心之歎噫予之方寸卽一太極也極者至極之義而既不能達極于方寸又何能建極于青丘乎自恧自悚益加自勉

噫人又問於予曰五十三述原編六十六復作續編原編所欲勉者其果實踐而然歟

抑亦不能實踐而益加自勉而然歟予嘿
嘿良久長吁太息曰嗚呼原編序文旣云
前杖後几蒼顏皓鬚非比昔時又曰及今
不諭更待何時觀其序文意在勉後而夢
想之外已過十餘載年又望七噫彼述編
徒歸言敎自顧其行書自我自中夜興歎
亦何能寢今續此編可謂慼矣今於扣問
罙切恧焉問者又曰其旣恧焉其又慼矣
何不自勉而若是費心予對曰此問誠是

此問誠是噫夫子作春秋鄒聖作七篇惟彼孔孟不在其位有此著述而不才凉德在其位莫能行乃有此原編續編之述顧其心則雖戚究其行則湥恧復何答也復何答也將此自省二字益加自勉

噫雖凡人內有賢父兄外有良師友則不肖者猶可賢也而吁嗟寡躬昔年　盛德仰覩熟矣喬木世臣布列於朝奚徒賢父兄良師友之比而　湥仁至德莫能仰體既

負賢士大夫之輔導亦負朝野民庶之顒望徒位徒壽國事綴旒中夜興思不覺蹶然何敢曰衰何敢曰憊嗚呼此心彼蒼可質句句猛省字字自勉

噫昔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又問曰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嗜殺人四字卽一章宗旨又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噫以予否德臨御卅載其雖欽恤安知無枉羅者原

編雖云今於衰耗罙切怵焉每誦聖訓益
加自勉
噫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八域之富廚院供膳
尚方進衣於膳於衣其何難哉而古人云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夏禹之菲食文
王之卑服卽聖王之儉也夏桀之璇室殷
紂之瑤臺卽昏辟之奢也噫前鑑昭昭後
轍斑斑何者可法何者可戒噫大布大帛
原編已云而昔年 儉德仰覩熟矣惟我

慈聖深體 聖德五紀 母臨慈化普洽
而嗚呼自 國恤至 祔禮因 慈教而
省費者多矣噫丁丑以前上奉 東朝雖
不敢服布而今則孤哀可不遂心頃將此
意略諭相臣雖以非帛不煖之意勸予而
予則自守而已噫觀今之奢由於一弊其
弊何時體二字也以有限之財於食於衣
皆欲倣效其弊甚於高髻廣袖也噫高髻
廣袖雖效於上于今時體其由於何頃年

慈聖嘗 下敎曰世所謂時體由何而然
予不欲聞大哉 慈敎噫往者禁文綴意
在抑奢顧今度支經費不敷而每年燕行
以十餘萬有用之貨尾閭於遼市可勝歎
哉可勝惜哉守予素心益加自勉
噫中庸九經章帝王爲治之極功而結之曰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噫聖人
豈欺我哉以此觀之愚者猶有可明之理
柔者猶有可強之道非愚非柔而不能明

不能強者其由何哉望七講此今至幾巡而書自我自豈不有愧於愚與柔乎末章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又曰無聲無臭至矣噫若至於無聲無臭則其可以與天地參矣吁嗟九經猶不能實踐無聲無臭尚何道哉思之及此九切悚焉其敢曰衰益加自勉

噫成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不遑暇食非勉強也乃聖人自然之誠也嗚呼聖人聖不

自聖若是乾乾而況下於聖人者乎心自
懍惕益加自勉
噫予今續編意專在於追慕咫尺殿後呼
寫編輯之殿名若不揄揚慈德其曰孝
乎嗚呼惟我 慈聖五紀 母臨深體昔
年 盛德至仁厚澤史不勝書再昨年
行錄其雖敬述哀號之中齟齬之文何能
萬一噫帑銀賑民 寶鑑已載而丁酉溫
幸時凡諸 御供減而又減幾無封進者

聖后亦體此意各道供膳蠲之又蠲或值
歉歲或有重役則 命以膳米賑飢民而
補經費嗚呼 兩聖一揆猗歟盛哉噫濯
龍之戒曾見漢史而惟我 聖后導我
朝之法體 家庭之訓雖於尋常除拜輒
稱其過其授其遞一不及問深惡黨弊嘗
諭予曰丁酉 眼候其由何在紛紜章奏
晝夜 酬應之致也仍 王淚泫然若聞
廣用則欣然而敎曰因此而若無黨焉吾

國幸甚不肖之卅載苦心一則體 聖考之意一則遵 聖母之志矣噫何敢曰衰而少弛此心上負我 兩聖乎夙宵懍惕益加自勉

噫昔年 聖母之所俯依不肖之所仰恃者何如而今焉已矣遙望西郊良欲溘然嗚呼辛丑建儲後有 教曰庚子後 王子只爾一人予之身後事專恃于爾所重在宗社故違予初志自承此 教豈敢夙宵

弛于心雖然 慈聖當萬壽無疆予則日
益衰苶恐負此 教矣豈意望七服縗乎
體昔日之 教子道當然故 因山時隨
詣親題 虞主奉 楬時躬覩仰成 遺
教三年之內大小 祭奠調攝中一二次
外不敢命攝少伸情禮雖無餘憾 祔禮
隨輦亦予至願期日不遠此心憧憧禮畢
而回將復何依思之及此方寸難耐雖然
莫曰若意伸禮吾事畢矣嗚呼玆事即一

節文體昔年之　盛德敬　天愛民卽是
大者其敢少忽其敢少忽付諸編末自勉
靈臺
噫今述續編段段自勉嗚呼內篇纔成外篇
未了而忍過中月之制昨黲今吉于今方
寸其尤難耐恐負一編自勉之意雖然述
此自勉蓋由追慕何敢曰益衰苶上負
陟降添錄編內妄強自勉
噫原編已無效續編復何諭而昔周公作無

逸篇七叓端起嗚呼今予此編每條首稱
噫結之以自勉者亦此意也噫成王在冲
年故周公恐或流於逸豫作此篇以戒之
若使成王果能警惕則周公豈有三年居
東之事乎予之再述編正若此矣前編果
能擴充其所不足今豈有復述哉罙切愧
恧自讀自勉

御製續自省編

明政殿編輯

外篇

曾述原編今已十數載而內篇修己吁嗟已不能其於爲治尤何道哉撫卷自歎不覺靦然而猶有餘意略略復述作予金鑑自勉靈臺

唐詩云劉項元來不讀書予曾見古文爛編漢高戒太子之文自然成章何謂無文且

其安劉必勃之言豈非若耶之說何其神
也予則以爲三代後第一英主
高宗南渡能保宋業此豈高宗之功卽藝祖
仁厚立國之效也越之勾踐不過一身之
羞而枕戈嘗膽能洗會稽之辱吁彼高宗
其父其兄蒙塵沙漠而一隅臨安宴樂爲
事爲子爲弟之道其果若何每讀宋史不
覺掩卷而憤慨
昔齊威王封卽墨烹阿而國乃大治噫臨御

卅載無一懲貪烹貪之典予豈惜哉而噫貪吏之不懲豈徒其辜在上者若能樹紀綱在銓者若能擇其人按藩者若能嚴考績則雖賞之豈可貪也予曰民免而無恥國無紀綱雖日烹貪吏何益之有哉雖然蜀漢諸葛亮先儒稱三代上人物治蜀尙嚴是豈本意承劉璋闇弱之後勢不獲已而然也噫予雖衰耗一心在民于今貪吏卅載初聞安烹大道謝我元元而其猶不

烹付諸本律夫豈他哉寔孚苦心噫周禮歲首懸法象魏而烹法猶無焉以此觀之非三代之法也卽齊威之律也古人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吁嗟齊威不過為一阿設鼎而其鼎一設後王效焉茅焦幾烹於秦韓生見烹於楚惟彼烹鼎起於齊止於楚三代之所無漢唐後不為也今於暮年何設其鼎貽弊于後嗚呼為元元之心其豈少弛而吁嗟此心可質蒼蒼雖無其鼎

贓律自在特書于此永杜流弊

人皆曰今之世躁競成風予亦憫之而昔宋帝有望眼欲穿之語其臣錢若水去矣今豈可以躁競二字誣一世乎噫躁競之本由何用人之際公不勝私不求者不得而然也噫源清則流潔薦剡注擬之間其若抑躁競而取人望雖欲躁競焉可得也傳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我 朝用人之法自有定價而今則凡於薦注不準其價挾

雜顏私吁嗟中人以下能免者其幾人光武中興能成嚴光之志先封卓茂以褒德侯可謂知其本也爲今之道其窒端本效光武之志飭循私之風嗚呼此弊不期無而自無矣引一近事而喻之可乎世若無飲者其豈有釀者此正類此予雖衰耗豈不自強而勉飭焉

昔宋陶穀之子登第藝祖曰陶穀不能訓子安能登第仍命更試今之議科弊者輒引

此爲請子則以爲藝祖此意卽宏大中第
一事也何則陳橋黃袍受後周禪而不以
天下爲私濬惡穀之以前朝翰林承旨袖
中已有受禪詔乃有此語蓋謂身旣不修
何能教子者也是豈可援而爲例若問捄
弊惟在乎樹紀綱正士習擇試官三者而
已此雖如老生之談誠正欲諭其要豈有
過於此者哉
原編旣云而莫曰唐宗之假仁借義政要三

篇治道可見斗米三錢其效亦著觀今之
世於君於臣愧於此者多矣今作此編不
覺靦然
嗚呼以晉惠之昏庸猶知嵇侍中之血嗟夫
古之雖稱中主者往往不知忠臣抑獨何
哉卽一私字也思之及此不覺太息
陶侃之朝運暮運志確可知每覽其事不覺
蹶然於學若能此道庶可為聖為賢於政
若能此道庶可為唐為虞豈敢曰衰豈敢

曰哀鳴呼勉哉鳴呼勉哉
昔漢宣帝舊爲小人而能成小康之治靈帝入自藩邸宜知生民之艱難而非徒不能爲治反以斂財爲事一何異哉此豈他乎卽一私字噫爲堯爲桀不過一念之間況爲宣爲靈乎嘗讀漢史不覺凜然而自戒
周公無逸篇豈不云乎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噫

聖人理無不明故其所形容若是詳盡後
果有田舍翁得此足矣之語噫守成之君
若能念祖先創業之艱難雖欲逸豫焉敢
爲也或云周自后稷起於稼穡故周詩周
書必稱稼穡予則曰不然國依於民民依
於農農者國之本也爲國之道捨農何先
故漢文親耕而勸民唐宗教子以觀稼此
豈徒周家之世法寔萬世人君之柯則也
昔漢光武中興之後偃武修文令諸功臣講

讀此三代後所無也噫代理之後法講其
何復開而望七衰耗追慕復講誠是料外
况今衰懷難抑之中强行三講而夏畧方
長三講之間猶有餘暇怳然若昔年課程
之餘休息之時撫今惟昔感懷一倍以此
觀之諸臣之以衛武公勸我可見愛君之
誠也噫若予衰耗者猶尚若此况少壯時
乎雖然予已晚學何暇戒少壯益加自勵
勉我靈臺

皇明仁宗皇帝謂楊士奇曰勿令有司與聞蓋有司惜費故爲民而有此　敎猗歟盛哉有若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噫卅載臨御已無漢文减租之令亦無紅腐相仍之效是誰之愆寔予之過噫蔀屋之民於耕於蠶晝夜辛勤以供其上予於頃年作春夏秋冬詩其冬詩曰竟歲勤勤業食衣在上人噫旣衣於民又食於民不念小民之饑寒是豈曰爲民父母思之及此何敢曰

衰而或忽元元乎雖然涼德無能無望其
效此予所以撫心自歎者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樂聞稱
堯舜之言可見藹然善端而止於滕文抑
何故哉或曰滕小國雖欲行王道焉可得
也予則曰不然昔之大舜在於畎畝之中
而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能成有
虞之業滕雖小卽一國也豈比畎畝況周
室微弱七雄相戰之時其能自強鄒聖爲

師豈爲滕文而止哉然言雖若此自顧其
行承　祖宗之洪烈處禮義之青丘未能
復三代之治滕文之笑我亦必若予之笑
滕文誠無對滕文篇之顏噫堯舜之道非
高遠難行者在我一心而其猶不能者何
哉未能用工於誠字而然也聖人豈欺我
哉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贊天地之化育
大哉誠也自誠明聖人之極功而學者之
自明誠及其成功則一也方讀庸學心經

近思錄惟勉實踐而自得焉

昔齊宣王對孟子自云好貨好色可見其慤實無隱而鄒聖切至之訓何不服膺其令三宿焉此正非知之難惟行之艱者也雖然豈獨齊宣爲然三代以後不能爲聖不能爲賢皆由乎此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嘗讀史記惟漢暨宋寬厚立國享年最久而嗚呼得國之正大豈若 皇明乎每於明史不覺三復而欽頌

嗚呼萬古大節予於漢之武安王見之矣奚獨明燭達朝而已封金掛印千里獨行必尋昭烈而後已噫昔年 御詩若曰生平我愛壽亭公節義精忠萬古崇予敬承聖意心常歎慕矣大抵崇奬節義卽御世之先務也予於庚申特題善竹橋傍曰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隱公此亦仰體 聖祖載三綱行實之盛德也

嗚呼孔孟以後吾道不傳至宋程朱道學大

明於宇宙而獨於海東文獻貿貿粤自圃隱始倡吾道入于我 朝儒賢相繼能成文明之治究其本即圃隱也道德二字親書豎石意豈偶然也哉雖然徒有敬慕之心其無實踐之效深切自恧中夜興慨漢之徐庶以諸葛之親友名並一世曹操拘其母以召也以孝子之心其豈不就乎噫方寸亂三字可見其心而末梢去就史記未詳若使其母在焉則庶之強從于操事

勢固然而不然則抑何心逡巡不去乎此
予所以心常訝之者也
楚莊王左右鐘鼓鄭姬越女無異桀紂而自
喻大鳥之後遂爲霸主每覽于此心常歎
服噫彼楚莊不過春秋五霸之君而始怠
終勤能成霸業唐之玄宗開元天寶判若
二人始勤終怠幾亡其國以此觀之聖狂
之分惟在毫忽可不懼哉可不戒哉錄於
編中爲予之箴

後唐明宗每夜焚香祝 天而夾馬營中果
生藝祖誠之格 天卽此一事尤可驗也
噫彼明宗卽一五季之君而其誠之能格
天若此吁嗟昏庸之君不顧爲民而作一
任其慾抑獨何心噫誠以唐主焚香之心
爲心愛民而保民則 天豈不報答乎嗚
呼否德卅載臨民無一惠之及民思之及
此不覺靦然

每覽唐史於昭宗事不覺掩卷憤慨吁嗟唐

昭雖不足道噫太阿一倒君綱墜矣若非
英君哲辟則到此地頭雖欲自强焉可得
也噫莫曰唐昭之無謂爲人君者亟當自
勉其敢忽哉

昔宋趙抃將一日所爲之事瓣香告 天可
見其事不愧于 天而然也中庸之本不
過愼獨人能以此爲法日夕孜孜爲聖爲
賢其何難哉而惜乎一私之攸蔽也此蔽
其誰開乎惟在乎我也

昔漢諸葛亮取婦必取黃氏何也全書豈不云乎其木牛流馬亦學於黃氏此諸葛所以聞其德不拘其貌而必取者也使黃氏無其貌亦無其德以諸葛之賢豈矯情強取乎理欲雖同行情則異焉諸葛之此舉正若陶潛之無絃琴汪信民之咬菜根也予常欽慕焉

五季馮道之開門納帝全無臣節史牒中所未聞雖然奚徒馮道之過吁嗟唐末臣分

掃如朱全忠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
相繼闖立君旣不正何望臣忠此予所以
謂非徒馮道之過者也
曾覽宋史金人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李侍
郎卽若水也噫以藝祖之宏大立國宋廷
人物何遽不若遼而畢竟忠節惟有若水
此何故哉徽欽無道專用蔡京童貫王黼
楊戩之輩忠臣志士斂迹草野以三綱行
實觀之傳察劉鞈之輩樹節於外朝廷惟

若水而已金人之譏笑固非異也以此推之忠義名節豈不在時君之培植乎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慷慨

曾見古今史略其末卷自成之亂　皇朝立節之人不可勝紀可見　高皇帝正名分立人紀之效也心常欽歎今春靜攝時命讀　明史不覺涕沾于枕何則　詔下中書而內閣無人　親自鳴鼓而應召漠然臣分壞而名節斁以此觀之臨亂立節者

多是踈遠之臣閒風奔潰者幾皆內閣之人若問其弊專由於黨爭而然也每念于此不覺長吁而太息

昔漢孟光荊釵布裙豈徒匹庶爲然明德馬后身衣大練以此觀之帝王家亦奚異焉近者侈風尋常憫之若云其弊婚禮甚焉方當大婚宜先身教而況追慕倍切者乎故凡係尚方度支所備之具比諸定例亦多節省其於油果絲花之屬命皆除之噫

令予苦心 陟降照臨爲後王者焉敢不遵雖然無實心而行實政予莫之聞也唐帝之三澣其衣不過外飾陋矣何足道也漢唐以來雖有英主比諸三代猶未純然王覇雜之馬援稱光武以同符高祖高祖之踞床洗足光武之岸幘南廡雖可見顚倒英雄之氣像而堯舜文武之世豈有是事酈生戰國縱橫之流漢高之踞床以見盖先抑其心之術也馬援遨遊二帝之間光

武之岸幘迎笑亦推心置腹之意也氣像雖相侔予則曰光武此舉勝於漢高之慢罵也且漢高謂陸賈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比諸光武我自樂此不知其疲規模自異若問予以誰可法予則曰當法光武云爾

能吏之弊甚於貪吏貪吏之弊廉吏猶可捄也能吏雖使良吏承其後難整其弊噫於國於民其弊可勝言哉漢有孝廉科純用

循吏此正史所稱良二千石者也矯今之弊不過擇守令三字然三百六十州豈皆得人而在上者誠心勑勵在下者爲官擇人人皆盡心則愚者可能不肖者可賢此惟在時君之導率而已思之及此豈不懍然噫人以其子托於人必擇其人人之受人之子盡誠撫育當然之理也噫元元卽人君之赤子將赤子付守令不擇其人此不仁之甚者也以不仁之心行仁人之政

予莫之聞也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凡爲人父母其子在遠則必也夙宵眷戀未嘗或弛于中噫人君即民之父母也而逸豫廈氊之上不顧蔀屋之困窮豈曰爲民父母乎昔　高皇帝謂高麗使臣曰王若愛民必有王子此恭愍時也大哉斯　教心常欽歎若親承焉噫廈氊蔀屋判若霄壤賦役雖繁重貪官雖剝割嗚呼元元將何赴愬念及于此食豈甘而寢豈便乎三

代以後若問愛民漢文最先减其田租史
氏特書嗚呼人君體　天臨民其若放忽
豈徒負民寔上負　皇天也豈敢一刻少
忽焉
嗚呼前史之可法可戒者後辟若能爲鑑漢
後豈有唐唐後豈有宋嗚呼昏庸之君莫
知戒莫知法吁嗟荒淫之君以可戒反爲
法可勝惜哉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予
嘗讀書粗知此義而年今白首自顧其行

何者法也何者戒乎今述續編不覺面赤
玆將原續兩編作予龜鑑
原編既書篇題結餘意內篇已做此外篇豈
獨無乎雖然內篇無實踐心自靦焉而於
外篇尢有靦焉者何則自夫銅闈今至白
首覽史記評古帝王者多而顧卅載之攸
爲予已愧於漢唐諸君漢唐諸君豈不笑
予哉此正半夜太息中一大事也

御製續自省編跋

曾於原編有序有跋今於
續編其何異同噫望七服
纕忍過三年此心憧憧惟
在

陵殿方寸已冷哀懷難抑嗚
呼此日何心製述而中夜
無寐追慕罔切欲召承宣
題懷于崇文堂仍忽自謂
曰述編餘意其可泯嘿於

戲
慈德敢不揄揚題于棠文不
過寫懷追續原編當垂後
世何可先其小而後其大
乎不憚褎億乃作此編前

則內外兩篇分為二卷今
則合為一卷而追慕之懷
興慨之心一倍于前嗚呼
雖千百代之後若見其人
惟其書在爾文辭荒蕪加

以衰耗何敢望一一的確
而一片愴懷一片苦心盡
載於此將此原續兩編以
竢後世之知遇云爾
又書於文政後殿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

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 臣 具允

鈺奉

敎書

小識

噫望七白首忍過　祥日追慕罔涕乃作續編過中月　祔禮之後訖工考校諸臣一依原編例其命載錄而奉朝賀元景夏左參贊李喆輔雖不一體載焉俱以曾前編次之人入侍考校是豈依料于今衰耗文字該備雖不若原編暮年精神盡在於此諒予意焉諒予意焉

[illegible]

奉

敎考校諸臣

嘉義大夫綾恩君臣具允明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臣蔡濟恭

通政大夫戶曹參議臣元仁孫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南泰著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求暉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具允鈺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渙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金光國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 敎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南綺老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 敎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任 埈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 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世子侍講院文學臣李 瀰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 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臣李碩載

中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 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東學敎授臣鄭遠達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金鍾正